

高等学校编辑专业教学参考书

# 20 世纪 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 研究资料汇编

2

宋应离 袁喜生 刘小敏 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高等学校编辑专业教学参考书

# 20 世纪 中国著名编辑出版家 研究资料汇编

2

宋应离 袁喜生 刘小敏 编

河南大学出版社

# 目 录

## 鲁 迅

- 自叙传略 ..... 鲁 迅(2)
- 我和《语丝》的始终 ..... 鲁 迅(4)
- 关于编辑出版工作的几封信 ..... 鲁 迅(12)
- 鲁迅先生怎样对待写作和编辑工作 ..... 许广平(18)
- 鲁迅全集发刊缘起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  
.....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25)
- 鲁迅全集序及编校后记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 ..... 蔡元培 许广平(30)
- 鲁迅先生与编辑出版工作 ..... 臧克家(40)
- 鲁迅的编辑出版工作 ..... 倪墨炎(60)
- 鲁迅与编辑出版工作 ..... 陈早春 王锡荣(82)
- 鲁迅的编辑道德 ..... 李荣生(97)
- 鲁迅出版经济思想初探 ..... 张志强(109)
- 从鲁迅校勘《嵇康集》谈当代编辑的修养 ..... 石 杰(119)
- 鲁迅先生与北新书局 ..... 李小峰(126)
- 鲁迅先生的书刊广告艺术 ..... 范 军(132)

鲁迅的版权观念与实践 .....	李明山(142)
鲁迅的翻译出版思想与实践 .....	刘霞(156)
《鲁迅全集》三个里程碑式版本 .....	张小鼎(167)
存目 .....	(173)

## 夏丏尊

《中学生》发刊辞 .....	夏丏尊(187)
中国书业的新途径 .....	夏丏尊(188)
夏丏尊 .....	赵景深(192)
难忘的鼓励和帮助 .....	楼适夷(197)
忆开明 怀夏师 .....	杨荫深(200)
丏尊师和开明书店的科学读物 .....	贾祖璋(203)
一个平凡、笃实而又伟大的人 ——纪念夏丏尊先生百岁诞辰、四十周年忌辰 .....	王知伊(207)
忆夏丏尊先生 .....	夏衍(211)
从编字典看夏丏尊先生的为人 .....	周振甫(214)
从事编辑工作的教育家 ——记夏丏尊先生 .....	叶至善(222)
纪念夏师丏尊 .....	黄源(226)
教育家编辑家夏丏尊 .....	王建辉(235)
存目 .....	(239)

## 陆费逵

中华书局宣言书 .....	陆费逵执笔(242)
中华书局二十年之回顾 .....	陆费逵(244)
我国近代教育和出版业的开拓者 ——回忆我父亲陆费伯鸿 .....	陆费铭琇(246)

陆费逵先生 .....	熊尚厚(253)
悼念陆费伯鸿	
——一九四一年八月十日于香港 .....	王云五(259)
陆费伯鸿与中华书局 .....	俞筱尧(260)
陆费逵的书刊广告艺术 .....	范  军(322)
陆费逵的同业竞争策略 .....	申作宏(330)
存目 .....	(341)

## 王云五

初长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与初步整顿计划 .....	王云五(345)
万有文库第一、二集印行缘起 .....	王云五(349)
回忆王云五在商务的二十五年 .....	唐锦泉(355)
王云五与《中国文化史丛书》 .....	邹振环(366)
王云五与四角号码检字法 .....	徐祖友(369)
试论王云五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中的地位 .....	严如平(376)
王云五和分类法 .....	朱渊清(388)
王云五与中国出版业 .....	吴  迪(391)
《万有文库》始末 .....	胡建军(396)
王云五的出版理论与实践 .....	高生记(405)
王云五的出版家素质 .....	邓咏秋(413)
出版界巨子王云五传奇 .....	傅国涌(419)
王云五与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版 .....	刘洪权(429)
存目 .....	(450)

## 章锡琛

从商人到商人 .....	章锡琛(454)
章锡琛先生传略 .....	章士黻(466)
怀念章锡琛先生 .....	吴翊如(471)

章锡琛与开明书店 .....	章士敦(474)
怀念章锡琛先生 .....	夏衍(491)
怀念老友章锡琛 .....	吴觉农(495)
回忆章锡琛先生 .....	钱君匋(500)
开明书店章老板	
——追怀章锡琛先生 .....	王湜华(508)
开明创始人章锡琛先生 .....	王建辉(520)
存目 .....	(525)

# 鲁 迅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1898年5月到南京求学。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先入仙台医专学医,后弃医从文,1909年回国。1912年应蔡元培邀请,赴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1918年4月,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并在该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21年12月至1922年2月,其代表作《阿Q正传》问世,由于思想意蕴的深刻和表



现形式的独特,使阿Q这个形象成为不朽的典型。除创作小说之外,鲁迅还写了大量战斗性很强的杂文。他除在教育部任职外,还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

鲁迅既是杰出的文学家,又是著名的编辑家。1912年初,就任绍兴《越铎日报》名誉总编辑,五四时期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1921年与人合译《人间的生活》。1922年,编成与他人合译的《爱罗先珂童话集》。1924年,支持《语丝》创刊,并成为主要撰稿人。1925年发起组织莽原社,并主编《莽原》杂志。1927年3月编

辑《〈未名〉新集》6种。1928年初指导《未名》半月刊的编辑业务。同年6月,与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年底,发起成立朝花社,主编《朝花》杂志,同时与冯雪峰合编《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和《萌芽月刊》。1930年2月主编《文艺研究》,4月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巴尔底山》旬刊及《世界文化》。1931年4月,与冯雪峰合编《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12月与冯合编“左联”机关刊物《十字街头》。1934年8月,主编《译文》月刊,后由黄源接编。在编辑文艺期刊的同时,还编辑了不少图书。如先后与郑振铎合编有《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亲自编辑了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编辑了曹靖华所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等。据统计,鲁迅一生曾先后创办六七家出版社,编辑和参与编辑的各种图书七十多种,丛书十多种,校阅和帮助出版的又有十多种,总计约两千余万字;编辑和参与编辑文艺刊物十多种,和青年作者通信几百封。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他在编辑工作中表现出的无私奉献、热情扶持新人的崇高精神永远值得继承和发扬光大。

## 自叙传略

鲁 迅

我于一八八一年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城里的一家姓周的家里。父亲是读书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听人说,在我幼小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我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了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也没有



了；我寄住在—一个亲戚家，有时还被称为乞食者。我于是决心回家，而我的父亲又生了重病，约有三年多，死去了。我渐至于连极少的学费也无法可想；我的母亲便给我筹办了一点旅费，教我去寻无需学费的学校去，因为我总不肯学做幕友或商人——这是我乡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所常走的两条路。

其时我是十八岁，便旅行到南京，考入水师学堂了，分在机关科。大约过了半年我又走出，改进矿路学堂去学开矿，毕业之后，即被派往日本去留学。但待到在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意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的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Sendai）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我便弃了学籍，再到东京，和几个朋友立了些小计画，但都陆续失败了。我又想往德国去，也失败了。终于，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这时我是二十九岁。

我一回国，就在浙江杭州的两级师范学堂做化学和生理学教员，第二年就走出，到绍兴中学堂去做教务长，第三年又走出，没有地方可去，想在一个书店去做编译员，到底被拒绝了。但革命也就发生，绍兴光复后，我做了师范学校的校长。革命政府在南京成立，教育部长招我去做部员，移入北京，一直到现在。近几年，我还兼做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的国文系讲师。

我在留学时候，只在杂志上登过几篇不好的文章。初做小说是一九一八年，因了我的朋友钱玄同的劝告，做来登在《新青年》上的。这时才用“鲁迅”的笔名（Pen-name）；也常用别的名字做一点短论。现在汇印成书的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呐喊》，其余还散在几种杂志上。别的，除翻译不计外，印成的又有一本《中国小说史略》。

选自《鲁迅全集》第7卷第79~8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 我和《语丝》的始终<sup>①</sup>

鲁迅

同我关系较为长久的，要算《语丝》了。



《语丝》创刊号

大约这也是原因之一罢，“正人君子”们的刊物，曾封我为“语丝派主将”，连急进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还说我是《语丝》的“指导者”。去年，非骂鲁迅便不足以自救其没落的时候，我曾蒙匿名氏寄给我两本中途的《山雨》<sup>②</sup>，打开一看，其中有一篇短文，大意是说我和孙伏园君在北京因被晨报馆所压迫，创办《语丝》，现在自己一做编辑，便在投稿后面乱加按语，曲解原意，压迫别的作者了，孙伏园君却有绝好的议论，所以此后鲁迅应该听命于伏园。这听

说是张孟闻先生的大文，虽然署名是另外两个字。看来好像一群人，其实不过一两个，这种事现在是常有的。

自然，“主将”和“指导者”，并不是坏称呼，被晨报馆所压迫，也不能算是耻辱，老人该受青年的教训，更是进步的好现象，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但是，“不虞之誉”，也和“不虞之毁”一样地无聊，如果生平未曾带过一兵半卒，而有人拱手颂扬道，“你真像拿破仑呀！”则虽是志在做军阀的未来的英雄，也不会怎样舒服的。我并

非“主将”的事，前年早已声辩了——虽然似乎很少效力——这回想要写一点下来的，是我从来没有受过晨报馆的压迫，也并不是和孙伏园先生两个人创办了《语丝》。这刊的创办，倒要归功于伏园一位的。

那时伏园是《晨报副刊》<sup>③</sup>的编辑，我是由他个人来约，投些稿件的人。

然而我并没有什么稿件，于是就有人传说，我是特约撰述，无论投稿多少，每月总有酬金三四十元的。据我所闻，则晨报馆确有这一种太上作者，但我并非其中之一，不过因为先前的师生——恕我僭妄，暂用这两个字——关系罢，似乎也颇受优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费，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杂评，有时也送些稿费来。但这样的好景象并不久长，伏园的椅子颇有不稳之势。因为有一位留学生（不幸我忘掉了他的名姓）新从欧洲回来，和晨报馆有深关系，甚不满足于副刊，决计加以改革，并且为战斗计，已经得了“学者”<sup>④</sup>的指示，在开手看 Anatole France<sup>⑤</sup>的小说了。

那时的法兰斯，威尔士，萧，<sup>⑥</sup>在中国是大有威力，足以吓倒文学青年的名字，正如今年的辛克莱儿一般，所以以那时而论，形势实在是已经非常严重。不过我现在无从确说，从那位留学生开手读法兰斯的小说起到伏园气忿忿地跑到我的寓里来为止的时候，其间相距是几月还是几天。

“我辞职了。可恶！”

这是有一夜，伏园来访，见面后的第一句话。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异的。第二步，我当然要问问辞职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关系。他说，那位留学生乘他外出时，到排字房去将我的稿子抽掉，因此争执起来，弄到非辞职不可了。但我并不气忿，因为那稿子不过是三段打油诗，题作《我的失恋》，是看见当时“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类的失恋诗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罢”收场

的东西，开开玩笑的。这诗后来又添了一段，登在《语丝》上，再后来就收在《野草》中。而且所用的又是另一个新鲜的假名，在不肯登载第一次看见姓名的作者的稿子的刊物上，也当然很容易被有权者所放逐的。

但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几天之后，他提议要自办刊物了，我自然答应愿意竭力“呐喊”。至于投稿者，倒全是他独力邀来的，记得是十六人，不过后来也并非都有投稿。于是印了广告，到各处张贴，分散，大约又一星期，一张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了。这便是《语丝》。

那名目的来源，听说，是有几个人，任意取一本书，将书任意翻开，用指头点下去，那被点到的字，便是名称<sup>⑦</sup>。那时我不在场，不知道所用的是什么书，是一次便得了《语丝》的名，还是点了好几次，而曾将不像名称的废去。但要之，即此已可知这刊物本无所谓一定的目标，统一的战线；那十六个投稿者，意见态度也各不相同，例如顾颉刚教授，投的便是“考古”稿子，不如说，和《语丝》的喜欢涉及现在社会者，倒是相反的。不过有些人们，大约开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园的交情的罢，所以投了两三回稿，便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自然离开。连伏园自己，据我的记忆，自始至今，也只做过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从此要大为《语丝》撰述，然而宣言之后，却连一个字也不见了。于是《语丝》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陈源教授痛斥“语丝派”的时候，说我们不敢直骂军阀，而偏和握笔的名人为难，便由于这一点。但是，叱吧儿狗险于叱狗主人，我们其实也知道的，所以隐约其词者，不过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献功时，必须详加说明，比较地费些力气，不

能直捷痛快，就得好处而已。

当开办之际，努力确也可惊，那时做事的，伏园之外，我记得还有小峰和川岛<sup>⑧</sup>，都是乳毛还未褪尽的青年，自跑印刷局，自去校对，自叠报纸，还自己拿到大众聚集之处去兜售，这真是青年对于老人，学生对于先生的教训，令人觉得自己只用一点思索，写几篇文章，未免过于安逸，还须竭力学好了。

但自己卖报的成绩，听说并不佳，一纸风行的，还是在几个学校，尤其是北京大学，尤其是第一院（文科）。理科次之。在法科，则不大有人顾问。倘若说，北京大学的法，政，经济科出身诸君中，绝少有《语丝》的影响，恐怕是不会很错的。至于对于《晨报》的影响，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颇受些打击，曾经和伏园来说和，伏园得意之余，忘其所以，曾以胜利者的笑容，笑着对我说道：

“真好，他们竟不料踏在炸药上了！”

这话对别人说是不算什么的。但对我说，却好像浇了一碗冷水，因为我即刻觉得这“炸药”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过使自己为别人的一个小纠葛而粉身碎骨，心里就一面想：

“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

我于是乎“彷徨”起来。

谭正璧先生有一句用我的小说的名目，来批评我的作品的经过的极伶俐而省事的话道：“鲁迅始于‘呐喊’而终于‘彷徨’”（大意），我以为移来叙述我和《语丝》由始以至此时的历史，倒是很确切的。

但我的“彷徨”并不用许多时，因为那时还有一点读过尼采的《Zarathustra》<sup>⑨</sup>的余波，从我这里只要能挤出——虽然不过是挤出——文章来，就挤了去罢，从我这里只要能做出一点“炸药”来，就拿去做了罢，于是也就决定，还是照旧投稿了——虽然对于意外的被利用，心里也耿耿了好几天。

《语丝》的销路可只是增加起来，原定是撰稿者同时负担印费

的,我付了十元之后,就不见再来收取了,因为收支已足相抵,后来并且有了赢余。于是小峰就被尊为“老板”,但这推尊并非美意,其时伏园已另就《京报副刊》编辑之职,川岛还是捣乱小孩,所以几个撰稿者便只好碍住了多眯眼而少开口的小峰,加以荣名,勒令拿出赢余来,每月请一回客。这“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方法果然奏效,从此市场中的茶居或饭铺的或一房门外,有时便会看见挂着一块上写“语丝社”的木牌。倘一驻足,也许就可以听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响的谈吐。但我那时是在避开宴会的,所以毫不知道内部的情形。

我和《语丝》的渊源和关系,就不过如此,虽然投稿时多时少。但这样地一直继续到我走出了北京。到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实际上是谁的编辑。

到得厦门,我投稿就很少了。一者因为相离已远,不受催促,责任便觉得轻;二者因为人地生疏,学校里所遇到的又大抵是些念佛老嫗式口角,不值得费纸墨。倘能做《鲁宾孙教书记》或《蚊虫叮卵浮论》,那也许倒很有趣的,而我又没有这样的“天才”,所以只寄了一点极琐碎的文字。这年底到了广州,投稿也很少。第一原因是和在厦门相同的;第二,先是忙于事务,又看不清那里的情形,后来颇有感慨了,然而我不想在这敌人的治下去发表。

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所以《语丝》在北京虽然逃过了段祺瑞及其吧儿狗们的撕裂,但终究被“张大元帅”<sup>⑩</sup>所禁止了,发行的北新书局,且同时遭了封禁,其时是1927年。

这一年,小峰有一回到我的上海的寓居,提议《语丝》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嘱我担任做编辑。以关系而论,我是不应该推托的。于是担任了。从这时起,我才探问向来的编法。那很简单,就是:凡社员的稿件,编辑者并无取舍之权,来则必用,只有外来的投稿,由编辑者略加选择,必要时且或略有所删除。所以我应做的,不过

后一段事，而且社员的稿子，实际上也十之九直寄北新书局，由那里径送印刷局的，等到我看见时，已在印钉成书之后了。所谓“社员”，也并无明确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余早已无多，中途出现的人，则在中途忽来忽去。因为《语丝》是又有爱登碰壁人物的牢骚的习气的，所以最初出阵，尚无用武之地的人，或本在别一团体，而发生意见，借此反攻的人，也每和《语丝》暂时发生关系，待到功成名遂，当然也就淡漠起来。至于因环境改变，意见分歧而去的，那自然尤为不少。因此所谓“社员”者，便不能有明确的界限。前年的方法，是只要投稿几次，无不刊载，此后便放心发稿，和旧社员一律待遇了。但经旧的社员介绍，直接交到北新书局，刊出之前，为编辑者的眼睛所不能见者，也间或有之。

经我担任了编辑之后，《语丝》的时运就很不济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当局的禁止，还招了创造社式“革命文学”家的拼命的围攻。警告的来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一篇戏剧<sup>⑩</sup>；禁止的缘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说是因为登载了揭发复旦大学内幕的文字，而那时浙江的党务指导委员<sup>⑪</sup>老爷却有复旦大学出身的人们。至于创造社派的攻击，那是属于历史底的了，他们在把守“艺术之宫”，还未“革命”的时候，就已经将“语丝派”中的几个人看做眼中钉的，叙事夹在这里太冗长了，且待下一回再说罢。

但《语丝》本身，却确实也在消沉下去。一是对于社会现象的批评几乎绝无，连这一类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余的几个较久的撰稿者，这时又少了几个了。前者的原因，我以为是在无话可说，或有话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个实证。后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举一点例罢，自从我万不得已，选登了一篇极平和的纠正刘半农先生的“林则徐被俘”之误的来信以后，他就不再有片纸只字；江绍原先生介绍了一篇油印的《冯玉祥先生……》来，我不给编入之后，绍原先生也就从此没有投稿了。并且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园所办的《贡献》<sup>⑫</sup>上登出，上有郑重的小序，说明着

我托辞不载的事由单。

还有一种显著的变迁是广告的杂乱。看广告的种类,大概是可以推见这刊物的性质的。例如“正人君子”们所办的《现代评论》上,就会有金城银行的长期广告,南洋华侨学生所办的《秋野》<sup>⑭</sup>上,就能见“虎标良药”的招牌。虽是打着“革命文学”旗帜的小报,只要有那上面的广告大半是花柳药和饮食店,便知道作者和读者,仍然和先前的专讲妓女戏子的小报的人们同流,现在不过用男作家,女作家来替代了倡优,或捧或骂,算是在文坛上做工夫。《语丝》初办的时候,对于广告的选择是极严的,虽是新书,倘社员以为不是好书,也不给登载。因为是同人杂志,所以撰稿者也可行使这样的职权。听说北新书局之办《北新半月刊》,就因为为《语丝》上不能自由登载广告的缘故。但自从移在上海出版以后,书籍不必说,连医生的诊例也出现了,袜厂的广告也出现了,甚至于立愈遗精药品的广告也出现了。固然,谁也不能保证《语丝》的读者决不遗精,况且遗精也并非恶行,但善后办法,却须向《申报》之类,要稳当,则向《医药学报》的广告上去留心的。我因此得了几封诘责的信件,又就在《语丝》本身上登了一篇投来的反对的文章<sup>⑮</sup>。

但以前我也曾尽了我的本分。当袜厂出现时,曾经当面质问过小峰,回答是“发广告的人弄错的”;遗精药出现时,是写了一封信,并无答复,但从此以后,广告却也不见了。我想,在小峰,大约还要算是让步的,因为这时对于一部分的作家,早由北新书局致送稿费,不只负发行之责,而《语丝》也因此并非纯粹的同人杂志了。

积了半年的经验之后,我就决计向小峰提议,将《语丝》停刊,没有得到赞成,我便辞去编辑的责任。小峰要我寻一个替代的人,我于是推举了柔石。

但不知为什么,柔石编辑了六个月,第五卷的上半卷一完,也辞职了。

以上是我所遇见的关于《语丝》四年中的琐事。试将前几期



和近几期一比较,便知道其间的变化,有怎样的不同,最分明的是几乎不提时事,且多登中篇作品了,这是因为容易充满页数而又可免于遭殃。虽然因为毁坏旧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里面所藏的旧物来的一种突击之力,至今尚为旧的和自以为新的人们所憎恶,但这力是属于往昔的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

注释:

- ① 转载自《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 ② 《山雨》,半月刊,1928年8月在上海创刊,同年12月停刊,王任叔、张孟闻等人编辑。
- ③ 北京《晨报》创刊于1918年12月,创办人汤化龙。“五四”前,该报“第七版”曾请李大钊主编,1920年起由孙伏园主编。1921年“第七版”改为单页《副刊》,这个名称就是鲁迅取的,他的《阿Q正传》即在该刊的星期特刊连载。1924年孙离去,次年由徐志摩主编。
- ④ 指陈源(西滢)。
- ⑤ A. 法朗士(1844~1924),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企鹅岛》等。
- ⑥ 法兰斯,即法朗士;H. G. 威尔士(1866~1946),英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未来的世界》等;萧,即萧伯纳(1856~1950),英国剧作家,著有《魔鬼的门徒》等剧本、小说五十多部。
- ⑦ 关于《语丝》的命名另有一说。据顾颉刚1924年11月2日日记:“伏园以晨报馆侵夺副刊文字之权,辞出。拟办一周刊,今日开会。到会者有启明先生、玄同先生、绍原、小峰、廷谦、伏园及余。命名久不决,余看(俞)平伯诗中有‘语丝’二字,颇写意,不落褒贬,提出之,通过。定11月16日发行首期,每人派出8元。”见王煦华的《语丝社的创立及其命名的由来》,载《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又,《语丝》的16个长期撰稿人是“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玉(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章)衣萍、(吴)曙天女士、孙伏园、李小峰、湓女士(冯沅君)、顾颉刚、(孙)春台、林兰女士”。
- ⑧ 川岛,即章廷谦。